春秋比事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比事卷十

宋　沈棐　撰

蒐狩總論

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有常禮故周制大司馬之職各以其時候農隙而講行之春秋以來干戈相尋諸侯日幹於征伐蒐狩之事雖未必盡廢然當時疆埸有難朝不及夕何暇於待時王綱弛墜僭逼日甚何暇於顧禮故有師次而治兵者有踰禮而大閲者其僭分失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時殆未可盡責也

蒐

觀經書蒐者五皆在昭定之間說者謂昭八年秋蒐于紅譏其失時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夏大蒐于昌間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蓋譏其僭禮嗚呼以是度聖人之意蓋亦淺矣必曰五蒐所書意在明禮謹時則自隱至襄歷九君無慮數百年豈無可譏者乎左謂紅蒐革車千乘十一年比蒲

之蒐以當齊歸之甍為非禮公羊例以為罕書穀以紅
之蒐為得正昌間之蒐諸務而用春事皆不書褒貶之
論者又謂按成元年作丘甲使丘出甲士一人以見當
時兵寡勢弱其賦役不得不盛也逮襄十一年始作三
軍三家分公室以專其權民愈勞而兵威愈不振矣故
循沿以至昭定之間軍旅困弊日虞干戈雖屢舉大蒐
之禮耀威鄰國名侈實違迺所以見其弱耳是說雖未
甚合經然頗勝前說蓋嘗思而得之當昭公時國柄專

以季氏定公時國柄移於陽虎故昭公之薨三定公之
薨二時書於春秋異於他公者聖人之意以謂當二公
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
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為強使國人莫敢睥睨終致於
不可制馭區區錄此於簡冊者蓋傷二君之削弱而疾
二臣之強横也夫自古背叛之初其初未嘗不收攬兵
權盡歸於已待其威聲迫脅足以陵轢天下是以賊君
亡國敢為逆亂無復顧憚季氏之逐昭公陽虎之竊寶

器豈非以兵威自專故其流至此耶然則有國家者愼
無以兵柄與人

狩

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盖謂治安不忘危亂
所以講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
然先王之制田必以時不妨于農殺必以禮不殄天物
故此禮一行而講武重農愛物三德備焉春秋書狩者
三惟桓四年獨書公狩于郎至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

祥則為齊人書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則為獲麟書　為齊人書者蓋以彭生之難桓公見殞於齊莊公之與齊侯義不戴天不能雪恥報怨迺連車結軌縱馳逐之樂不以為醜其惡甚矣故公穀皆以為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者公羊謂諱與讐狩穀謂卑公之敵剌不復讐而釋怨也二說皆可取而穀梁之說最為詳明然則經於莊書狩豈非主於齊人乎　為獲麟書者蓋孔子當周之季傷聖王不作中國淪胥文武之道掃地而麟雖嘉

瑞出非其時是以哀傷而絕筆焉聖人之意以謂定哀之前尚冀王道之復振麟為時出猶可以為祥至定哀末年夷狄暴橫權臣僭竊世道交喪不可復興而麟方見獲不足以為瑞是重可哀而已故經於狩未有言其所獲至此獨書獲麟且絕筆也豈非主於獲麟乎　至于桓公書狩于郎則地非越境禮非過時筆削之意自有深意左氏以為禮公羊以為遠夫既合於禮則春秋不書若以為遠則郎蓋魯地聖人未應重責也先儒則

以謂不時夫周之正月盖夏之十一月則於此而狩正其時也安得為不時哉紛紛之論皆不足以盡聖人之意以桓公篡弑自立身負大惡自虞諸侯之討已每欲阻兵安忍自為威强以耀武於鄰國聲威於國人使人莫敢睥睨故經書大閱一及此郎之狩皆在桓公他無書焉然則所書之旨果可考矣

治兵大閱 作甲作軍舍軍附

古者軍制之等兵威之數講武之禮莫不有常法焉法

既一定而後肄習各以其舊簡閱各以其時無事則戢而不用有事則易為之備其可考而知者若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此治以四時者也以數軍實以昭文章以明貴賤以辨等列以順少長以習威儀此講以三年者也今魯素無武守一旦國家有故始汲汲焉名而輿尉省視缺之立國之不武亦概可想見矣然而春秋之義不係此也莊公之於諸兒有不戴天之仇有惡於諸侯之恥揔

不能手刃凶頑以慰先靈而反朋比為惡非時動衆以從事於素無嫌隙之宋閔忘拉幹之毒昧獨漉之義是以聖人據事直書以見公之全乎無有人心焉耳　成公二年作丘甲疏云此甸賦也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使丘出之故書杜云備齊難暫為之以請其國使邱出甲士一人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出戎馬一足牛三頭而無甲士今始增之以理推之此義甚安　襄公書作三軍昭公

書舍中軍左謂季武子固請於叔孫穆子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盟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使軍乘之人率其役邑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使公家倍征之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子弟之半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子弟以父兄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於公而已經曰舍中軍卑公室公羊曰譏三卿也古者

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舍中軍貴復正也夫先王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次國而作三軍三軍亂王制也若以作而非正則舍之為是矣然當襄昭在位三家專權并吞公室其勢日甚於前安得於昭之時能為復古之事哉是則公穀之說徒泥於經文而不究當時之意也折衷論之蓋當以邱明為証雖然變古易常春秋之所甚惡故作之舍之備書於經以見上不由天子之命下出於權臣之手其衰頽弊壞至此極矣此春

秋之意也

城築總論

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春秋凡城一邑築一囿時不時必詳而録之皆譏其輕用民力也然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故經書城築雖例以示譏而必謹其時者此也請按經傳而備論之經書内城者十八城兩邑者二鄉師師城者三書築者八若隱七年

夏城中邱九年夏城郎桓五年夏城祝邱十六年冬城向宣八年冬城平陽成四年冬城鄆九年冬城中城襄十三年冬城防定六年冬城中城哀四年夏城西郛五年春城毗六年春城邾瑕左氏例以時與不時為傳蓋謂春夏秋當農之時不可城築妨民故例以為不時至冬則農既畢無妨民事故例以為得時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周十一月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工之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龍至而畢則左氏立例

之意以各為得時可知矣公羊惟隱七年傳中邱之義
曰以重書葢其意謂以土功之重故書於經穀梁則曰
城為保民為之民重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
皆譏也及成九年城中城之義則曰非外民也范甯以
為譏公不務德政恃城自固不復能衛其人民而定六
年城中城之義則曰三家張也范甯以謂三家張侈故
公懼而修內城攷三傳先後之意則左氏失之拘公羊
失之晦穀梁失之鑿葢凡此書城雖無他義皆譏國君

勞民費財不務修其德政以為安强之計特其時不時
罪有輕重之别耳　至於莊三十二年書春城小穀左
氏曰為管仲也杜預以為小穀齊邑也公感小白之德
故為管仲城其私邑而先儒則為小穀魯邑在曲阜西
北以理推之則左氏之說大為不然管仲相小白霸天
下聖人許之為仁蓋春秋賢大夫也詎肯不由天子之
命而受其城邑況莊好興土功於羣公尤甚於春秋所
書初無異文若謂小穀齊邑為管仲城之則當書曰城

齊小穀聖人安得而没言之哉然則今當為魯邑書之者亦以譏莊公之困民力也　文七年書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公穀二傳皆泥於甲戌謹日之義而不明聖經之本意其說皆無足取盖譏用師徒以取大邑又勞民以城國之邑則其困極民力莫此之甚故經先書取須句繼曰遂城郚所以甚文公之惡也　襄七年夏城費左氏謂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主役徒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

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强蓋費季氏
邑也季氏以不時城所食邑則其專權自恣可知矣
襄十九年冬城西郛城武城左氏皆曰懼齊也蓋魯自
成公以來至於襄公凡五十年皆專於事晉而怠於齊
若鞌之戰又敗齊而盟之魯既與齊接壤而齊猶未服
於晉則在魯不可不虞也故十九年兩城其邑特異於
他公豈非朝夕虞齊之難故耶　定十五年冬城漆左
氏謂不時告也杜謂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

故綏告從而書之以示譏其餘傳皆亡此義然此出於左氏之臆說未知當時之意其是非未可質也書內城者十八其義見此

城兩邑者二

莊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定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穀梁謂以大及小無所襃貶蓋城一邑春秋且猶譏之況一時而城兩邑其殘民之力不亦甚乎莊定之罪不容貸矣書城二邑者二其義見哉

卿帥師城者三

文十三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左云書時也穀曰稱帥師師言有難也先儒謂帥師而城畏莒也鄆莒魯所爭者　襄十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左謂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杜謂魯黨范氏故懼晉而城啓陽以諸家之說參之則凡書帥師城邑者蓋有懼難之意然自僖以前經無大夫帥師城邑之文獨於文公

始變文而有帥師城者盖春秋自文公以來大夫專政國事之權多出於大夫然魯之大夫多矣獨三家專恣尤甚故大夫之城非叔孫則季氏以見帥師城邑魯君所不得專而擅於三家故也帥師城邑者其義見於此

書築者八

凡城築之事不同左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曰築都曰城杜謂左氏此例止於築邑他築非例盖築臺築囿亦謂之築而非築邑也先儒謂功大曰城小

曰築則城築固自有辨　觀經莊元年書欲築王姬之館于外則所譏在王姬之館不專於與築也左曰為外非禮也公羊曰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何以禮王姬者必為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穀梁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迎不與齊侯得與吾為禮三傳之說左氏最失公羊雖以為非禮而不原其失禮之由穀

梁之義似近經意而謂變之正則又不然盖莊居桓之
喪則主齊之婚有害於禮教又有彭生之讐則主齊之
婚復傷於恩為魯之計當力辭於天子可也今為齊主
婚而築館於外以迎王姬則害禮教傷私恩甚矣故曰
築王姬之館於外譏莊公知其失禮畏齊之强而不敢
卻也　莊二十八年冬築郿左謂非都也穀謂山林藪
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按穀梁之説謂規
罔山澤之利則築郿非邑也然果非邑則春秋所書與

築臺築囿同文安得止曰郿哉是築郿築邑也特非若城城高大其制耳二十一年書三築臺公羊謂築臺於郎譏臨民也築臺於薛譏遠也築臺於秦譏臨國也穀梁之義同於築郿之文皆失聖人之旨蓋莊公比歲興作一年而三築臺其妨農害民莫甚於此春秋屢書之所以甚公之惡也　成十八年秋築鹿囿左謂書不時公羊謂譏有囿矣而又為也穀亦同築郿之文　昭九年冬築郎囿左謂書時　定十三年夏築蛇淵囿三傳

無義夫池臺苑囿皆非賢君好尚春秋書此所以深疾
三君困黎庶之力廣遊觀之地借曰得時亦不免於罪
也使聖人以其得時時而書之則是起後世驕淫之君借
閑暇之時縱汰侈而不恤耳豈垂世立訓之義哉雖然
詳觀魯君自隱歷哀更二百餘年未有不書城築者其
不城一邑不築一囿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一人而
已至於莊公則驕奢淫佚特甚於諸公故春秋於其季
年書城築為尤多幸僖公嗣位克荷其業故魯之宗社

得以緜遠而不墜使繼其位復如莊公則魯已并吞於他國將不得與春秋並終矣宜乎僖公見頌於詩人而莊公之見刺也

外城六

春秋書外城六其初皆出於霸主其後出於晉大夫或以衛中國而禦外侮或以合諸侯而勤天子論其得失皆得罪於三代而有功於春秋者也何哉古者天子在上諸侯以藩屏為職凡城國之事必請命而後行此王

制也周衰天子微弱諸侯恣横中國之事得以自專未嘗請命於上侵權犯分王法所宜誅所謂得罪於三代者此也然莊公以來强侯肆横弱小之國不能自存王室多難天子之位不能自安故有見滅於狄人者有見脅於强楚者有見迫於東夷者至於天子則手足相殘顛越草莽王國之墜危如綴旒使當時無霸主之賢又無大夫之助以抑强扶弱存亡救難維持而鞏固之則國非其國矣所謂有功於春秋者此也請備論之　僖

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三傳之義皆美小白有存亡繼絶之功夫小白固可取矣然邢為狄患小白帥三國之師而往救焉則急於救患使邢不至於奔亡可也乃次于聶北逡廵顧望待其遷而城之雖城之美不若救之之功為全且善也先儒謂與其既亡而城不若未亡而救之其深得春秋之㫖歟　二年城楚邱三傳之說皆不盡筆削之意盖救邢之師雖不能成功觀閔元年書齊人救邢而僖元年更書三師救邢則齊侯猶有救

援之名也今衞為狄滅齊侯擅霸主盟中國坐視其困不舉一援之力待其既遷而往城之欲以收繼絶之功葢亦難矣春楚直言城楚丘不書齊侯者不使齊侯亡仁義之實而受仁義之名若曰非齊侯所封也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左曰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者闕也公曰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葢徐莒脅之不言其脅為小白諱也穀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小白之德衰矣若曰非小白所制故曰散辭　三傳之說穀

梁為近先儒又謂會鹹諸侯故不序若是則春秋何所寄褒貶哉蓋杞以微弱之國迫近東夷小白恐其脅制浸入於夷狄故率諸侯城以衛之此小白之德也而經總書諸侯不書王盟者蓋自葵邱之會以後霸業已衰中國多有叛者故聖人没其爵使若小白德衰與諸侯等也　襄二年遂城虎牢左曰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遂城虎牢鄭人廼成公羊曰虎牢鄭之邑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不言取諱伐喪也大夫無

遂事言遂歸惡於大夫穀曰若言中國焉内鄭也先儒又謂鄭叛去中國與楚比周荀罃城以逼之然後乃服故不繫之鄭使若自城中國之邑然服鄭以安中國善也乘人之喪取人之邑其可哉此大不然蓋城虎牢所以逼鄭而絶其援使服中國而已未嘗取其邑也且服鄭以安中國此霸者之美功聖人豈區區罪其伐喪者哉然戍虎牢則繫之鄭城虎牢則不繫之鄭者鄭以楚逼脅屢服屢叛自城虎牢逼之之後歸晉者四年迺始

背之至襄十年雖戍之而未服故虎牢不繫之鄭者以鄭請服故内之於中國也至戍虎牢鄭旣不服則外之宜矣此所以繫之鄭也　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十一大夫城杞左曰晉平公杞出也故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城杞穀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捍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以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率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蓋杞以微弱氏鄰東夷不能自保故晉荀罃合諸侯大夫相與協力以承霸

主之事求之當時庶乎其可取矣　昭三十二年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合十一國大夫城成周左曰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穀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率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蓋當時敬王有子朝之難出居狄泉其後還周請於晉罷戍而城是以晉韓不信會諸侯大夫而城之書者喜晉大夫有功於王室也嗚呼天子失政權在霸主諸侯失政權在大夫周之衰微蓋亦甚矣故當僖公之時城

邢城楚郢城緣陵則出於小白及襄公之後城虎牢城杞城成周則出於晉大夫小白侵天子之權為可罪也然時無明主則善之晉大夫侵諸侯之權為可罪也然時無霸主則善之觀春秋者責之以三代之法恕之以一時之美庶幾其無負於筆削之旨矣

獻捷總論

古者諸侯出師則由王命伐國則為王討既戰而勝則獻俘於王禮也春秋諸侯跋扈不臣出師不由王命伐

國不為王討所獲之俘又不歸王而反獻之弱國焉其意欲夸大己功使之畏威而屈服也故春秋書獻捷皆在齊楚夫以齊楚大國在春秋最為雄强區區之魯臣事之不暇何為獻捷以奉魯哉是知所獻之之意徒欲夸功而耀威耳請攷經傳言之　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左氏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公曰威我也旗獲而過我也穀曰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也戎菽也

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杜曰獻宋捷也公羊曰楚子也其稱人為執宋公貶也穀曰不曰宋捷不與楚捷於宋也　按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明年來獻捷即山戎之所得也夫齊魯交好久矣莊公自二十二年結婚於齊同盟告糴納幣觀社奉事奔走魯無虛歲以齊大國小白方霸而親來獻捷非畏魯也蓋二十六年宋嘗伐戎不克今齊師克之而遂獻捷於魯是所以夸之之意也夫安諸夏尊王室霸者之事也齊侯獲捷不

獻之於王而徒以令會故春秋正名其爵以貶之若曰霸主之賢且猶輕蔑天子無臣事之意使當時諸侯誰肯協力以尊王乎然則書其爵者所以甚惡齊侯也左氏公羊盖略得其意而穀梁失之遠矣　楚自小白之没中國無霸欲驅率諸侯驟主盟會宋襄雖有紹霸之心而力不敵楚反貽挫辱故僖二十一年盂之會執宋公以伐宋是年遂來獻捷則所獻之捷盖宋捷也然盂之會楚強宋弱實楚為主陳蔡鄭許匍匐就會而魯獨不

來楚以魯未服故假獻捷之禮以耀其威而逼脅之若曰宋襄大國我俘之魯弱於宋必不敢外我而不歸也觀是年獻捷之後公遂會諸侯就盟于薄則知獻捷而魯遂畏楚是是以屈膝而往盟也公假之說經意或然嗚呼小白當莊十一年霸業方興諸侯未盡服也當時中國所望於霸主者豈止伐一山戎而已哉為小白者正宜謙冲抑畏以全大業可也而遽自驕滿以夸功於人蓋亦小矣夫以楚之暴横鴟張虎視陵轢中國則蹈獻

俘之惡無足深恠彼小白以驅攘之功領袖當世而首爲厲階以啓夷狄跋扈之計則其獲罪聖人葢百倍楚子矣

田邑總論 疆田隫邑附

諸侯之田邑上則受之於天子下則受之於先君強者不可取弱者不可與也春秋之時諸侯恣横上不知有天子下不知有先君故紓一時之難者挈地與人而不恥貪一時之利者并人之地而不恤夫子深疾其弊是

以凡取一邑一田必備録之所以戒貪殘激衰懦而存王法也請攷經傳而論之經有書假田者有書歸田者有書疆田者有書歸邑者有書璽邑者皆因當時取與之實以示褒貶 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左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曰祊鄭湯沐之邑天子有事泰山諸侯皆從有湯沐之邑焉穀曰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左氏之意以祊近魯許田近鄭故鄭以祊

易許田各從所近也今考經文上下乃知左說不然按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是年衛州吁連鄭圍宋東門是以宋公伐鄭而暈會之葢清之遇魯親宋東門之役宋讐鄭故魯助宋以謀鄭也及五年宋圍鄭長葛於是鄭來輸魯平六年宋取長葛八年鄭遂歸祊以結魯矣魯既得祊於是背宋親鄭故十年會鄭伐宋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然則鄭所以歸祊者志在求魯責宋而已非為易許田也卯明見桓元年有璧假許田之事遂

為是説夫祊自祊耳許田自許田耳隱公去桓盖一世矣祊之歸魯亦已久矣使鄭果易許田當於隱取之豈有更一世而始責償哉經既不書則邱明之説吾不信也穀謂貶鄭伯惡與地其説固然而不知魯取鄭祊厥罪均也故下書入祊以惡魯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泥於前説以是年鄭始取許田以結祊成固非矣而公穀妄生異説謂非璧假特設為此文諱魯直以許田與鄭耳是又不然使鄭不以璧假則春秋何私於魯

鄭而諱其惡哉大抵隱公之時魯宋比周侵陵鄭國不得已歸祊奉魯以紓禍難隱公既沒桓負大惡虞諸侯之見討欲修好於鄭故鄭鉏其罪惡而取之聖人書此非徒病鄭亦病魯也夫寶玉土地天子之所與國君之所守也今鄭以璧歸魯魯以田與鄭亡天子之賜棄國君之守其罪大矣　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氏謂分曹地也杜謂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境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公羊曰取之曹也不言取之曹諱取其

同姓之田也晉侯執曹伯頒其所侵地與諸侯也三傳之意皆謂分曹田者盖以重耳之出過曹而共公不禮晉文既霸復有附楚之罪曹之負晉也深晉之讐曹也重故二十八年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至是分曹之地以與諸侯而魯得濟西田也然考之經凡書田邑或取或歸或書主名鄭歸祊而繫之鄭齊得濟西田而繫之齊是也使濟西田果曹地則經當書曰取曹濟西田不當没而不書也且重耳紹霸以大義令諸侯强中國曹雖

有仇於晉何至入其國執其君而又剖分其地以與諸侯哉使重耳擅分天子之田私以與人則春秋所書必有以顯重其惡而經不言則非曹田明矣况曹小國也晉侯既分於魯侯則齊宋衛陳皆應得之以一小國裂其土地徧賜諸侯則曹不能國也而文十四年新城之盟曹伯來會終春秋其國復存何哉然則濟西田當為魯之侵地因晉而復之蓋文既霸卒服同盟欲正其封疆以抑諸侯之侵叛故復魯所侵之地使得取而歸之

也　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左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公羊曰以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子赤齊出故穀曰言
取授之也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左曰公如齊齊人以
我服故歸我濟西田公羊曰齊已取之矣其言我者未
絕乎我也齊以言取之其實未之齊也穀曰公娶齊齊
由以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成二年取汶
陽田左曰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
之田公羊曰鞌之戰故也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

之田歸之於齊左曰季文子私與韓穿曰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之齊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公羊曰來言內辭也脅我使歸之也穀曰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　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左曰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孔丘相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

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之田　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穀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君孔子命司馬止之罷會齊侯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使司馬行法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盖為此也　哀八年齊人取讙及闡冬齊人歸讙及闡左曰齊悼公來魯季康子以妹妻之即位而逆季魴侯通焉魯弗敢與齊侯怒而

伐我取讙及闡秋及齊平齊閭邱明來盟且逆季姬以歸鄫冬齊人歸讙及闡公羊曰賂齊也為以邾婁子益來也邾婁齊與國畏齊怒而賂之穀曰諱內也凡此皆齊魯自宣以來取田經傳終始之迹也蓋齊與魯鄰而齊强魯弱故魯之壤地多見迫於齊日削月朘不能自保其間雖盡奉事之禮藉疆國之力得還其故地然衰微不振亦已甚矣故聖人備書於冊亦以傷魯之弱而病齊之强也　故經自文公十四年魯以子叔姬之難

齊嘗豐魯其事齊之禮重於事晉而宣公又其甚者蓋其弑赤自立懼齊見討故即位首年遂以濟西田求寵於齊而魯與齊田實自此始自是以來公親如齊者三大夫如齊者四公會伐及平國者一其連車結軌委身事齊略無虛歲齊以魯既屈服故因公來而歸濟西之田書我者明本魯地也不書來歸者說者謂公親受之齊也　及成公即位臧孫許及晉侯盟始背齊歸晉齊由是致怨於魯故二年春齊人伐我北鄙魯欲堅晉之

好免齊之難故是年因郤克憾齊四卿請晉師戰齊而敗之齊師既敗請命袁婁而受盟于晉晉致命于齊使以田歸魯故魯遂得取汶陽之田不曰歸我而曰取者蓋彼欲歸之則曰歸此力能取之則曰取汶陽之田非齊所欲歸乃假晉力而歸之故曰取也然五年蟲牢七年馬陵之盟晉以齊服復與齊好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夫晉為盟主號名諸侯務存信義可也前年魯從於晉既以命齊歸田于魯今以齊好晉

又命魯挈田與齊其背信違義終始反覆可謂甚矣故經著晉侯使韓穿來言者甚晉侯之不信也又慨魯之土地乃天子所封非晉侯可得制也今晉使一大夫來言使歸于齊則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經詳書以惡之然汶陽之田經不直曰歸齊又無齊取之文以左氏載季文子之言則似魯不與　而定公十年歸鄆讙龜陰田傳謂孔子與齊侯盟約反汶陽之田故齊人來歸之杜又謂三邑皆汶陽田使如二家之說則鄆讙龜陰

田即汶陽田也然此三邑既為汶陽之田則經當直書曰齊人來歸汶陽田何得異其文哉盖嘗論之春秋書歸田有二例或曰歸我或曰來歸以理推之歸我者挈地以還我若書取濟西田歸我濟西田是也來歸者挈地以與我若書宛來歸祊我入祊是也鄆讙龜陰田經不書取而曰來歸者則是齊田來以與魯明矣三傳皆謂夾谷之會孔子相故齊人畏魯而歸田夫孔子一旅人轍環天下一君無所鈞用自定七年齊國夏伐我西鄙

八年公兩侵齊夏齊國亙夏復伐魯至十年始與齊平而修夾谷之會則三邑之歸蓋齊魯釋怨修好故以此奉魯也然齊強魯弱其來久矣今雖交好齊何畏魯而還與之田耶蓋齊非畏魯實畏晉也按定八年公以齊國夏伐我遂會晉師于瓦左謂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故公會之則齊所以歸田者懼魯晉連師以伐之况當時齊景公在位崔氏之禍方息而田氏之權浸盛景公不恤國勢之將亡而驕淫奢侈厚賦重刑則其衰微甚矣茍

加以晉魯之師將不勝其患則歸田於魯抑亦紓禍者
歟　哀八年取讙及闡左謂以季姬之故結怨於齊故
齊取二邑及季姬歸齊乃歸讙及闡詳見齊悼公及前
例　其言無所見經盖去年入邾以邾子益來益齊出也
故齊人怨魯遂取讙及闡及是年公既歸邾子益於邾
是以齊人歸之凡諸侯土地取之歸之皆書者惡其專
也取而不歸則又甚矣經書歸田取田其義見此　昭
元年叔弓帥師疆鄆田左曰季武子伐莒取鄆莒展輿

立而奪羣公子秩秋齊納去疾展輿奔吴叔弓帥師疆
鄆田因莒亂也公羊曰曷為帥師而往畏莒也左氏止
載其事無所褒貶公羊以為畏莒是矣按文十二年季
孫行父城諸及鄆鄆本魯邑地鄰於莒其後為莒所奪
而復取之故昭元年經書取鄆然魯雖得鄆而猶懼莒
之侵奪故叔弓必帥師疆之也然經書帥師者多皆以
譏大夫之專也是以大夫帥師城邑至文公而始見經
帥師疆田至昭公而始見經今此之書以見昭公不能自

專國柄擅威權於臣下也　循沿至定十年非特大夫之專而陪臣且得恣横故定十年兩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定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左氏事實其詳已見於魯定公論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費墮郈穀曰墮猶取也左氏紀其事甚詳而明穀梁大不然公羊似得其意當時陪臣僭竊據强邑而亂公室其背叛數矣是以季孫墮城邑擣其巢穴使不得肆其搏噬而

魯之宗祏可以僅存也或者謂墮邑之討實出孔子嗚呼聖人治國家必先修政刑固基本為不拔之計政刑不修基本不固區區墮其封邑以紓目前之禍何淺也大抵聖人經營謀慮必先圖遠不苟於目前故季康子患盜而孔子戒以不欲其問政也戒以正身以是推之則當時之陪臣強悍若此孔子所以懲艾之者必不為墮邑之淺也然而春秋必書此以見向也三家專政侵陵國君今也陪臣僭暴復侵三家上下相承如出一軌

所以甚傷魯之削弱也嗟夫春秋季世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國國皆然也使當時諸國壤地自守各遵王制强不吞弱大不并小則干戈征伐何自而起惟其貪𣍘無厭侈心日恣務廣封土自為高强是以侵伐起而爭鬭緐田邑之利一彼一此曾無定所可勝嘆哉

春秋比事卷十

春秋比事卷十一

宋 沈棐 撰

郊總論

郊祀之禮尚矣按禮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祈穀于上帝于郊故謂之郊皆天子之禮也魯自僖公以來終於春秋例皆用郊先儒謂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故魯得用郊則魯之郊非魯罪也故春秋不譏魯郊特因其失禮而書之以貶其瀆亂先王之典耳是不然記曰

魯之郊禘周公其衰矣則魯郊非禮也成王以周公有
大勲勞故於没也賜魯用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成王
固未免失禮然特周公之廟得用之而已後世子孫乗
春秋之季禮法廢壞因而僭侈遂於羣廟皆用天子之
禮且僭郊焉其實成王未嘗許魯以郊謂魯得用郊者
非也說者又謂魯之僭禮自隠歷桓及莊經未嘗書郊
而特始於僖公季年豈僖公首為僭亂之階耶盖春秋
之作所以正典禮嚴分際也而典禮之辨猶深望於賢

者故其責之也亦重觀隱桓以來考仲子之宫丹楹刻
桷僭慢典禮無所不至則循前軌僭用郊祀盖無足恠
者僖公遵伯禽之法復周公之宇脩泮宫而禮教興伐
淮夷而兵威振在羣公之中最為賢者固當矯拂前人
之愆以正先王之墜典而因仍不革自蹈僭瀆之罪是
可深責故春秋書郊首於僖公若曰魯之郊自僖公啓
之也然先王之制卜郊卜牛養牲免牲及望祭山川載
於經籍自有常典而春秋所用大抵各立私意肆行一

時故或用郊之不時或郊而屢卜或養牲不謹或免牲非禮或不應望而望於先王典禮無一不失春秋詳書其事非特譏郊之僭且罪其紊亂舊章而不顧也請按禮言之　大祈穀之郊禮以孟春蓋周之三月也郊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今魯公書郊則以四月五月九月未嘗書三月焉所謂用郊之不時者此也　凡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今書魯公郊或四卜或五卜皆

為過禮唯襄七年三卜郊不從乃免牲雖卜郊之數合禮而免牲又非矣所謂郊而屢卜者此也　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故自周之十一月下旬而養牲至二月中旬而牲成故得以二月下旬備三月上辛之用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言謹牲如此今或郊牛之口傷或兩書鼷鼠食郊牛角見不能謹牲以嚴郊祀以致牲牷不備或郊禮遂廢所謂養牲之不謹者此也　凡不郊皆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但不郊而已禮曰卜之不吉則

繫日而待庀牲庀具待明年用然後左曰之今或郊不從而遂免牲或鼷鼠食之而遂免牛用見牲不待庀既卜而免牛不得成牲而用所謂牲之非禮者此也　說者謂春秋之義郊後必望祭不郊則不當望凡書猶三望者皆非禮今書望者三皆以不郊而用之故經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辭也夫既不郊則望亦已矣今不郊而猶三望用見羣公馮祭祀以徼福於神而不知反為失禮所謂不應望而望者此也然祭之辨牲牛之義說者盖

皆不同穀梁謂牲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公羊亦云傷者曰牛左氏曰牛卜日曰牲公穀之說以經於卜郊則曰牲牛傷則曰牛且以定十五年哀元年有改卜牛之文雖非傷而亦曰牛則以未牲故也三家之說以經驗之似或可取若以左氏謂牛卜日曰牲書卜郊不從者屢矣或書乃免牲夫卜旣不從則曰不協吉用之牛當不得謂之牲矣而經何以書免牲乎然則左氏之傳不如二家之長也說者又謂卜而養之曰牛養成而將用

之曰牷孜之經曰此義或然乃望祭之義或以謂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祭諸侯山川有不在封内者則不祭則望祭諸侯所得用魯雖不當郊而猶望也孜之周官言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則四望為天子之事者也大天子四望則諸侯三望蓋不為僭矣然則為今之說望祭者諸侯所得行特不得因郊而望也范甯以三望為海岱淮公羊謂泰山河海杜預以為分野之星及國中

山川以意效之三傳皆未為得蓋天子祭四方諸侯不得用天子禮故缺其一而二之耳經自僖公終於定哀書郊書望書免牲書免牛凡此皆譏其失禮也而獨於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曰用之者以九月尤非用郊祭之時成公於此而郊見其僭亂尤甚故別異其文甚之也至於定哀二公止兩書郊皆不言卜與用則以當時之卜既從而後郊於禮為近所書止不時耳嗚呼典禮之大莫大於郊自周之衰禮法廢壞先王之制掃地

殆盡聖人傷其紊亂不可復救將親行而未得故垂意於筆削之間使天下後世知禮之不可僭也噫孰謂褒貶為虛文哉

雩論

按周官旱暵則舞雩者旱祭之名然天子雩乎上帝用盛樂故稱大雩諸侯雩乎境內山川其禮樂殺于天子則不得謂之大雩矣而春秋於羣公之年書大雩者二十有一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其僭亂可知矣凡書之

意皆謂此也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之又曰書不時也公羊謂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凡書者記災也穀梁以謂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又曰冬無為雩又曰秋大雩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月雩正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雩者為旱請也古之人重請以為非遜也夫左氏以為龍見而雩則建巳之月也凡於是月而雩則為常

禮故經不書六月雩而至於他月則書之所以譏其過禮也夫先王之制雩禮急於為民而已天時不雨害民稼穡則雩之可也何必拘於建巳之月使必建巳之月然後為正則他月有旱暵之災先王豈有拘於禮文坐視民之饑饉而不恤哉此左氏之說非也公羊謂記災是又失聖人之旨夫春秋之書災異自有常文若大水大旱載於經者多矣聖人豈以祭祀之禮記災異乎此公羊之說亦非也穀梁以月雩為正時雩非正夫為民

父母救民之急將匍匐之不暇而日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遜不亦鄙哉此穀梁之說亦非也蓋凡雩者為旱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以是論之說皆為未得然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季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一月之間兩書雩且曰又者公羊謂聚衆以逐季氏此似得其意而未盡說者曰僭禮瀆禮皆常談也考之經是時昭公失位季氏專權國人不與故兩舉而行祭祀以市愛民之譽

求免禍而已是以春秋兩書而疾之嗚呼古者先王修德應天勤恤民隱無或豫怠是以雨暘得時得時而民康阜不幸水旱之災出於非常則至誠惻怛形於祭祀所以存事天愛民之心而已豈區區恃以要僥倖之福哉春秋之時暴君汙吏殘民以逞干戈相尋賦斂百出徑役無時使斯民困於塗炭蓋亦極矣方且舉祭祀之虛文以愚其國人吁可笑哉

禘論

按禮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諸侯不得用禘明矣盖禘者先王立始祖之廟猶為未盡追遠尊先之義故又追始祖所出以追配之以其祖配之者為於始祖廟祭之即以始祖配祭也成王追寵周公賜之重祭故魯得用禘魯之用禘盖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所出故也此祭唯得於周公之廟用之　而閔公時遂僭於莊公之廟故經於閔二年書夏五月吉禘於莊公譏其不當吉又不當禘于

莊也夫三年之喪致新死之主於廟廟之逺祖當遷入太祖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是之謂禘莊公喪制未闋而别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左以為速公羊以為言吉者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其言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以稱宫廟也穀曰吉禘者不吉者也譏喪事未畢而舉吉祭三家之說其意畧同然知未吉之不可禘而不知禘之不可用於魯况私用之於莊公乎則其僭天子之分亂天王之典於此甚矣　僖

八年秋八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謂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謂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為妻也盖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謂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也攷穀梁之意以為成風然成風之薨在成四年則安得於未死之前而致之於廟乎無是理也公羊之意以為僖公本聘於楚楚女為嫡而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

使立為嫡故僖公從之是年因禘而使之廟見夫僖公賢君非桓莊比也安肯背禮違義以妾為妻而亂嫡之分哉是皆未然惟左氏以為哀姜此為近當按哀姜以僖公元年薨于夷二年葬則八年致之于廟實哀姜也然哀姜交通慶父幾危魯統淫而被弒得罪宗廟不薨于寢且非莊公之嫡室於禮不應致而僖公以其子閔公嘗立為君故追尊之殊不知其失禮也故經書夫人而不稱名氏明言哀姜之非正不得為夫人也探僖公

之意若謂哀姜成風皆非正嫡使哀姜得致則成風之薨亦可祔于太廟以尊其母曲全人子之孝而不知僭慢典禮為春秋之罪人盖亦未之思也先儒又謂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其說亦迂似非筆削之旨

烝嘗

詩曰礿祠烝嘗則烝嘗常祀也先儒謂凡宗廟之祀有

常雖或失時亦非大故故皆不書其失禮及失禮之大者乃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歷十二公於四時常祀豈無失禮失時聖人沒而不書蓋以其事微而其罪小可得而濶略也獨桓八年兩書烝一書嘗者孜公穀之大意或以譏黷祀或以譏不恭左則又以嘗為不害皆未盡筆削之旨蓋桓有簒弑之大惡不可以祀先君聖人因其失禮而特書之所以重其惡也

逆祀從祀

按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盖以親言之則僖為閔之兄以義言之則閔為僖之君且先當國則僖不可先閔明矣文公欲尊其父乃欲躋於閔雖欲遂已私意行之不恤而不知亂君臣之分紊昭穆之序其實黷禮傷教適貽萬世之譏耳故春秋明書以貶之其實禘也而變文曰大事盖祭祀之禮莫大於禘故聖人大其事者所以重文公之惡且僖公之薨喪制未終未應吉禘而遽用大事之禮其罪可知矣彼公穀以為祫祭

非也定八年從祀先公左氏謂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陽虎欲去三桓以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順祀先公而祈焉欲以取媚於神公羊謂從祀者順祀也穀梁謂貴復正三說皆復文公之逆祀左氏猶為詳覈蓋當時陽虎竊國之柄鴟張虎踞莫敢誰何以定公之為君季孫之執政皆制於其手故雖典禮之重而一陪臣敢正之然豈陽虎之賢知昭穆之紊不可不正而舉明

廢典於歷世之後哉其實要譽國人覬魯之歸已耳故經於從祀先公繼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則知順祀之事出於陽虎可知矣嗚呼魯之羣公當春秋衰亂之時先王禮法殘壞已久故遂肆行而莫之顧隱公考仲子之宮莊公丹楹刻桷閔公于未吉而禘莊公僖公於禘祭而致夫人於廟文公則又躋其父於閔之上其視先王之禮所與存者幾何不幸後世陪臣僭亂雖從祀復正之舉而出於陽虎不出於定公適以見魯之削弱實重當

時之禍耳夫子一切傷之不忍明言其然故止曰從祀
先公異乎躋僖之文所以示悼魯之意歟

宗廟

宗廟之制尚矣先王雖盡孝思之誠重追遠之禮然宗
廟制度自有降等非所立者不敢以私意創之非所飾
者不敢以僭侈亂之守其典秩無所增損而孝敬已寓
乎其間矣後世人君昧於禮法或以妾母而考宮或以
奢侈而過制或以遠祖而立廟敗典亂常取譏後世將

以為孝適所以黷其先君也故春秋明書以示譏不少
隱焉請得而論之　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曰考猶
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
故為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穀梁曰考者成
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
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禮也按
左氏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又娶
宋武公女是為仲子生桓公則仲子惠公之妾桓公之

毋也禮諸侯無再娶則仲子不得為夫人隱以桓故遂考仲子之宫使上同於夫人其失甚矣　莊二十三年丹桓宫楹二十四年刻桓宫桷左曰皆非禮也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侈惡之大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穀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斵之礱之大夫斵之士斵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斥言桓宫以惡莊也盖公將納齊女為夫人

故飾宗廟示夸侈以為廟見之美觀意不在宗廟也今
按成三年新宮災新廟切近不忍稱其謚故曰新宮災
此斥言桓宮惡莊公不子忘父之怨侈宗廟以夸讐女
也穀梁之説盖得其意　成六年立武宮左曰季文子
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
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公穀皆曰立者不宜立也非禮
也盖武公去成公已十二世矣在天子七廟諸侯五則
武公之宮其毀已久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特言立其

失禮可知原當時之意盖以搴之戰大敗齊師故至此年立宫以告成事夫借人之威以伐强國雖幸一勝尤當兢兢然以後患為慮可也何至僭越禮制立宗廟以夸僥倖之功哉　定元年六月立煬宫左曰昭公出故季平子請禱於煬宫公穀曰立者不宜立也盖煬公伯禽之子去定公二十世矣其遼絶又非武公比也立武宫且不可而况去武公之尤遠者乎此左氏以季子逐君遂附會其説為季子立之然經無他文左氏之説未

必然也嗚呼禮莫大於宮廟罪莫重於僭僭以是而律
春秋之君皆得罪於聖人也然而天下之事謹之在始
始之不謹而救其末流則無及矣觀魯之羣公失禮僭
度實始於隱公惟其考宮於先是以後世子孫承其侈
汰沿襲而行之恬然莫恤則春秋譏首惡隱何逃焉

宮室

昔僖公脩泮宮復閟宮春秋不書而魯頌歌之後世以
為疑曰春秋嚴宮室重土功而僖公之事經沒不書豈

孔子私之耶春秋所筆削者以其勞民而妄作也興廢
復古有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而已若僖公
者又何譏焉詳觀春秋宮室之制或新之或毀之屢書
於策皆所以抑僭後存禮法也請具論之　莊二十九
年春新延廄左曰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公羊曰譏脩舊也凶年不脩穀曰延廄法廄也何為書
古者人君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
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冬築郿春新延廄

以其用民力者為已悉矣盖當莊公之時連歲災咎而功築屢興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告糴于齊則民方饑饉延廐既壞未脩可也柰何不愛民力而遽新之昔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盖君子重人命賤畜産仁人之心也今莊公不以民困為念而以新廐為急其輕重倒置惡亦甚矣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左曰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公羊曰譏也門有古常也穀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非作也南門法門也盖城郭門户

皆有舊制壞即脩之今書者譏其汰侈輕民力改舊制
也按延廄不言作此言作者改舊制可知矣　文十六
年毀泉臺公羊曰泉臺郎臺也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
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穀梁與公羊同義左氏之
說妖妄不典公羊之說其義可取蓋春秋之意大抵惡
勞民無補故雖毀而亦譏之　定二年新作雉門及
兩觀公羊曰言及兩觀微也言新作修大也譏不務乎
公室也穀曰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蓋雉門

兩觀天子之制先君居之既已非矣雉門兩觀之災天所以警戒于魯也定公當鑒天災裁損舊制無為僭越可矣今乃不恤天災又加其度作而新之其惡豈不甚哉嗚呼儉宮室小寢廟宣王之美也自周東遷諸侯失禮專務夸侈無復先王之軌範夫以僖公之賢且猶新作南門貽僭天子之譏況莊定之庸君哉

正朔

周官太史職曰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則

正朔之禮先王所甚重也夫天子頒朔諸侯受而藏之
祖廟每月朝廟北面受而奉行之不可廢也久矣周衰
天子正朔雖頒之邦國而諸侯專恣視為虛文鮮克奉
行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謂我愛其禮蓋當時
怠於告朔名存實亡聖人之意不欲遽棄先王之禮姑
欲存以示後世也是以春秋於歲之首年不以有事無
事必書春王正月其間或不告朔或不視朔或權臣僭
竊而必書正月或國君在外而不備正朔者皆具載於

春秋所以奉天時謹人事端本正始以立王法也請備
論之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十六年夏五月
四不視朔夫先王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非閏無以正時
非時無以作事非事無以厚生則閏雖積餘而成實生
之本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固多矣未有書不告
月獨文公書之者羣公之年皆告月可知也文公怠棄
國政以閏月為非時之正始廢此禮其失先王之意甚
矣夫朝廟為告月也既不告月則無朝于廟可也文公

於可告而不告於不必朝而朝是以經書不告月猶朝于廟者惡其不告月而甚其朝廟以欺先君也諸侯奉行正朔國之大事文公旣不告月又曰不視朔以廢邦國之常禮豈惟怠棄國政得罪於春秋哉蓋亦蔑有天子貽不臣之誅矣故經書四不視朔者深譏公之荒怠而慢上也雖然魯十二君其怠棄國政莫甚於文是以六年始以閏月廢告朔之禮其意猶以閏餘月可閔僖宣昭皆不當書春正月而春秋何以書之故知二家之

說皆曲論也嗟乎漢儒之論以正次王王次春王者上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為故聖人筆削春秋於元年必書春王正月其意以謂正朔天子之禮邦國之重事不可不謹也夫書一正朔而足以抑強臣戒荒怠存典禮則春秋之旨不亦微而顯也哉

書即位不書即位

春秋之法猶嚴於授受之際故魯之羣公嗣國繼統不以一時有事無事必書即位繫於春王正月所以端本

正始而謹國君之禮也然考之經隱莊閔僖皆不書即位定書即位而不繫之正月何哉　蓋隱不書即位不成其為君也隱桓皆庶子隱長當立而要遜避之名猥欲授桓卒致羽父譏譖以成簒逆是隱之不能君也故春秋不書即位不與其君左氏以為攝公穀皆以為成公之意夫隱當有國而春秋正名曰公安得為攝哉若以隱有授桓之意而春秋成之則是聖人與其要名以啓後世之僭亂非所以立大法也先儒又謂隱公自立

不由王命故不書即位則羣公之立皆由王命乎　莊公不書即位杜謂父弑母出不忍行即位之禮穀亦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二家之說雖明而未盡盖莊公父讐不復母淫不制失子之道以絕於先君故春秋不書其即位不與其繼桓之統也　閔僖不言即位以閔為國亂以僖為公出公穀皆謂繼弑君不言即位如公穀說則子般未成為君安得謂之繼弑君乎謂弑君不言即位則桓宣書即位何也盖閔僖之時國

有慶父之難而變起倉卒不得備即位之禮故經不書
然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而立此皆背天理逆人倫負
惡之大者宜春秋誅絶使不得有國也又何以書乎蓋
書之者所以著二公之惡也隱雖要遜位之名莊雖失
為子之道然未至於大惡至桓及宣忍受篡弑之罪自
求為君使春秋不書是隱之也故特書二公即位以明
其自立使蒙惡於萬世不可得而貸也公羊謂如公意
穀梁謂與聞乎弑蓋得之矣　若夫定書即位不繫正

月則當時薨于乾侯越明年三月公喪始歸然後得備禮以即位故不繫之正月盖據其實也或曰閔僖即位以國亂不書當昭公之薨季氏專權魯國無君亦亂矣則定何書耶盖閔僖之時慶父作亂魯所易者三君國難始定肘腋之禍朝不冀夕非若無事之時得具典禮也季氏之權雖甚於慶父然不至於簒逆其盤結魯國侵攘政柄為禍雖久亦不若慶父之變起於倉卒也是以定公得書即位不與閔僖等焉嗚呼國君之立莫重

乎其始正也始立以正猶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立者乎是以春秋於人君即位必謹書於册間有不正則變文示義使天下萬世知所戒懼不得以非正立也然則後之有國者盡以春秋為戒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比事卷十一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蔣如燕
謄録監生臣李維翰